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哥伦比亚)马尔克斯著;李德明,蒋宗曹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9

(名家名译)

ISBN 7-80109-694-0

I. 一…

II. ①马…②李…③蒋…

III. 长篇小说—哥伦比亚—现代

IV. I77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0742 号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本册定价 15.00 元)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521270 66521152 (编辑部) 66171396 (发行部)

E m a i l: edit@cctpbook.com

网 址: <http://www.cct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64

字 数: 97 千字

印 张: 3.625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0 元(全十册)

# 目 录



序 言 .....	尹承东	1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	李德明 蒋宗曹译	1
纯真的埃伦蒂拉与残忍的祖母 .....	韩水军译	139

## 序 言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假若我们说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当代拉丁美洲作家，我想应该是不会有人提出异议的。这不仅因为他是 198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上世纪 60 至 70 年代拉美新小说，或曰“文学爆炸”的首席代表作家，更因为他的享誉世界的长篇巨制《百年孤独》还在 80 年代初就被译成了中文（至今已有了四个中译本），在我国大量发行；而且他的其他作品如《枯枝败叶》、《恶时辰》、《族长的没落》、《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尉》、《死亡时刻》、《绑架》、《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霍乱时期的爱情》、《迷宫中的将军》、《爱情和其他魔鬼》以及几乎他所有的短篇小说，都被译成了中文。可以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我国“追踪”翻译、“追踪”研究的作家之一，这样



说来，他在我国读者中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也便很容易理解了。

我们的这个小集子选了他的中篇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和短篇小说《纯真的埃伦蒂拉与残忍的祖母》，都是他风格独特的佳作。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1976年9月11日，在智利军事政变三周年之际，加西亚·马尔克斯为表示抗议宣布“文学罢工”，发誓皮诺切特不倒台就不再发表小说。一沉默就是五年。直到1981年，传闻鉴于他《百年孤独》的文学价值，只要他再发表一部新作就可以得诺贝尔文学奖，马尔克斯才终于结束“罢工”，发表了新作《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小说一经出版，即在西班牙语国家中引起了巨大轰动。仅哥伦比亚“黑绵羊”出版社一家首版就印行了105万册，且在两周之内销售一空。该社还同墨西哥“迪亚娜”出版社联合印行了30万册。与此同时，阿根廷“南美”出版社和西班牙“布鲁格拉”出版社也大量印行。在哥伦



比亚和西班牙还很快进行了再版。总发行量达数百万册。另外，这本书在出版的当年即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文字。此种情况被视为拉丁美洲文坛和出版史上的一件奇迹。翌年加西亚·马尔克斯果然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描写的是发生在1951年的真人真事。出身显赫的巴亚多·圣·罗曼来到加勒比海沿岸的一个小镇，爱上了出身平庸的安赫拉·维卡略。这个在“金钱上游泳”的富翁为新娘买下了镇上最豪华的房子，举行了奢华无度的隆重的婚礼，以为用金钱和无限的权势买到了幸福。然而新婚之夜他却发现新娘不是处女，万分沮丧之下，几个小时之后就把她休回了娘家。姑娘的母亲大为恼火，当即将女儿毒打一顿，而后又叫来姑娘的两个哥哥，逼问是谁破坏了她的贞节。姑娘无奈之下将其归罪于一个叫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人，两个哥哥不分青红皂白，拿上杀猪刀凶残地杀害了圣地亚哥·纳赛尔这个无辜者。一桩悲剧发生了。



这类题材在拉丁美洲的文学作品中几乎尚未触及过，然而它所反映的事实在这个大陆上却是屡见不鲜的。未婚的女子必须保持绝对的童贞，否则即遭遗弃；而男子却相反，他们十几岁出入妓院仿佛便是天经地义之事。这种“父系社会的文明产物——大男子主义”，女人是男人的工具的陈规陋习，至今在拉丁美洲仍严重地存在着。评论家认为：如果说加西亚·马尔克斯通过他的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这部巨著处理了一个大题材，即以哥伦比亚一个家族的兴衰史，表现了整个拉丁美洲相当一个时期的文化、历史、政治诸方面，包容了魔幻与现实、爱情与战争、生命与死亡的悲剧的话，那么《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则是通过一个小题材，即一个小镇上的凶杀事件，辛辣地嘲讽了权贵，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愚昧无知的封建礼教、封建思想、封建观念、封建迷信和仇杀行为，从一个侧面较为深刻地揭示了拉丁美洲的社会现实。这便是这篇作品的社会意义之所在。

就小说的艺术特色而言，在《一桩事先张扬



的凶杀案》中，以其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蜚声世界文坛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反自己的传统创作手法和风格，采用了纪实体的手法。有的评论家说，如果说美国的杜鲁门·加宝尔和诺曼·美勒是以小说的笔法写报道的话，那么加西亚·马尔克斯则是以报道的手法写小说。这话不无道理。不过，《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不是一篇通常意义上的新闻报道，而是运用第一人称加以叙述，把繁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有机地串连在一起，并且经过精湛的艺术剪裁和巧妙的构思把这一凶杀案的背景置于一场壮观华丽的婚礼前后，辅以主教乘船经过小镇的盛事，以四个家庭的活动为主线，穿插了全镇上下各种类型的人物，以惊人的想像力和创作才华，将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升华为一幕触目惊心的悲剧，揭示了一个普遍的哲理。此外，小说还打破了侦探文学的传统模式，不去故意制造许多悬念和迷宫，而是开头第一句就点明了谁是被害者，跟着又说明了被害的原因，以及何人是凶手；作者在“事先张扬”四个字上



精雕细刻，真可谓是独具匠心。他不是以主观安排曲折离奇的情节取胜，而是用一个接一个的巧合把读者的兴趣始终保持在最高水准上。对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1982年5月间发表的文学谈话录《番石榴飘香》中写道：“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我着力发现和表述一系列几乎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大大小的巧合事件。我描绘了那桩惨案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同时我又设计了许许多多的巧合，使那惨案得以发生。”还有，可说作者在这篇作品中继承和发扬了古希腊悲剧的特点。悲剧的“凶手”和“同谋”不是某一二个人，而是所有与之“有关的人”。拉丁美洲和西班牙文学评论家高度评价《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认为仅以此书加西亚·马尔克斯就足以同西班牙黄金时代的伟大文人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和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的索福克勒斯相媲美。

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这样评价他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我读过《百年孤独》的校样之后，再也没有看过一眼这本书。我实在



没有勇气重读它。我最喜欢的是我的最近一本书，即《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之所以是我的最好的作品，是因为我所希望写的东西百分之百地、准确无误地达到了。在我的其他作品中，我是被书中的人物和所要表达的主题牵着鼻子走的。然而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我一切都写得得心应手。”

《纯真的埃伦蒂拉和残忍的祖母》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中占相当重要的地位。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述了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被贪财的黑心祖母逼良为娼的故事。作品情节生动感人，催人泪下，读来令人爱不释手。

尹承东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 一桩事先张扬的 凶杀案





# 1

圣地亚哥·纳赛尔在被杀的那天，清晨 5 点半就起床了，因为主教将乘船到来，他要前去迎候。夜里，他梦见自己冒着蒙蒙细雨，穿过一片榕树林，这短暂的梦境使他沉浸在幸福之中，但醒来时，仿佛觉得全身盖满了鸟粪。“他总是梦见树木，”27 年之后，他的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回忆起那个不幸的礼拜一的细节时，这样对我说。“前一个礼拜，他就梦见自己单身一人乘坐锡纸做的飞机，在扁桃树丛中自由地飞来飞去，”她对我说。她以善于为别人圆梦而著名，只要在饭前把梦境告诉她，她都能作出准确无误的解释。但在儿子这两个梦中，她并没有看出任何不祥之兆。儿子在被杀的前几天早晨，曾几次给她讲一些与树木有关的梦，她却没有任何征候。

同样，圣地亚哥·纳赛尔也没有任何预感。那天晚上，他和衣而睡，睡得很少，很不好，醒来



时感到头痛，嘴里有一股干渴苦涩的味道。他以为那是参加婚礼的后遗症——那场婚礼一直闹到午夜之后方才结束。从他早晨 6 点 05 分出门，直到一个钟头之后他像一头猪似的被宰掉，有许多人见到过他，他们记得，他当时稍带倦容，但情绪很好。凑巧，他遇到每个人时都说过这样一句话：今天真是美极了。可是，谁也不敢肯定他指的究竟是不是天气。不少人回忆说，那天早晨，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海上的微风透过香蕉园轻拂而来，的确是这个季节中典型的美好的 2 月风光。但是大多数人都说，那天天色阴沉，周围散发出一股死水般的浓重的气味；在那不幸的时刻，正飘着蒙蒙细雨，正像圣地亚哥·纳赛尔在梦境中看到的森林景色一样。那时，我正在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温存的怀抱里，从前天夜里婚礼的狂欢带给我的疲劳中逐渐复苏。当教堂警钟齐鸣的时候，我几乎还没有睡醒，还以为那是向主教表示欢迎的钟声呢。

圣地亚哥·纳赛尔和前天参加婚礼时一



样，穿的是未经浆过的白亚麻布的裤子和衬衫，那是他的一套礼服。要不是为了迎接主教，他大概会穿一身卡其布衣服和马靴了。通常，每逢礼拜一，他总是以这副打扮出现在埃尔·迪维诺·罗斯特罗牧场，这牧场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尽管资金不算雄厚，但管理得井井有条。在山上，他腰里总是别着一支 357 型马格南左轮手枪。据他说，这种枪的穿甲弹能够把一匹马拦腰削断。在打鹤鹑的季节里，他总是随身带着猎鹰。在他的柜子里还放着一支马林彻·舒纳牌 7.77 毫米的来复枪；一支荷兰造的马格南 300 型来复枪；一支带有双距离望远瞄准器的 22 型大黄蜂牌步枪和一支温彻斯特牌自动枪。他总是像他父亲那样，睡觉时把枪支藏在枕套里。但是那一天，在离家之前，他取出子弹把武器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他的枪从来不上子弹，”他母亲对我说。这一点，我也知道。我还知道，他总是把武器放在一个地方，而把弹药藏在另一个冷僻的所在。因此，即使在偶然的情况下，在他家里也没有人能够出于



好奇而把枪装上子弹。那是他父亲定下的一个明智的规矩，因为一天早晨，一个女佣人抽出枕头来换枕套，手枪被抖落到地上，走火了，子弹击毁了房间里的立柜，穿透了客厅的墙壁，像在战争中似的呼啸着从邻舍的餐厅穿出，最后把位于广场另一端的教堂大祭坛上和真人一般大小的石膏圣像打得粉碎。当时圣地亚哥·纳赛尔尚在幼年，但他从未忘记那个倒霉的教训。

母亲最后一次看到他时，他正从卧室里匆匆出来。当时，他想在黑暗中摸进浴室，从药箱里取出一片阿司匹林来。他把母亲吵醒了。母亲开了灯，见他正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水。这件事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时，圣地亚哥·纳赛尔向她讲了刚做的梦，但她却没有注意到梦中的树。

“凡是梦中出现小鸟，都是身体健康的一种预兆。”

在我回到这个被遗忘的村镇，力图重新拼凑那面支离破碎的记忆的镜子的时候，我看见这位风烛残年的老妇人正跪在吊床上面，过去，



她就是在这同一张吊床上以同样的姿势注视着她的儿子的。尽管是在大白天，我却几乎认不出她来了。由于长年头痛，她在太阳穴上贴着草药的干叶，那是儿子在最后一次穿过卧室时给她的。她侧着身子，抓住床头的龙舌兰吊绳，想挣扎着坐起来，在房间的暗处，散发出一种洗礼盆的味道。这种味道在那发生凶杀案的早晨也曾经突然向我袭来。

我刚一出现在门洞里，她就想起了圣地亚哥·纳赛尔，仿佛我就是她儿子似的。“他就在那儿，”她对我说。“穿的是一套用清水漂洗过的白亚麻布衣服，因为他的皮肤很细嫩，受不住浆过的衣服的摩擦，”有好长一段时间，她呆在吊床上，嘴里嚼着独行菜籽，直到儿子回家的幻觉在她眼前消失以后，才叹息道：“他是我的心头肉。”

我在她的回忆中看到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在1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他度过了21周岁的生日。他身材修长，脸色苍白，长着一双和他父亲一模一样的阿拉伯人的眼睛和一头鬈



发。他是一对由于利害关系而结合、没有过上一天幸福日子的夫妇的独子。不过，他和父亲在一起时似乎很幸福。三年前父亲突然死去，他继续和守寡的母亲在一起，生活得也很幸福，直到他在那个礼拜一死去。他继承了母亲的天性，但是，从父亲那里自幼就学会了使用武器、爱护马匹和训练猎鹰，他还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勇敢和谨慎的优良品德。他跟父亲讲阿拉伯语，但跟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却不讲，以免使她感到见外。他们在镇上身边从来不带武器。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他们带着训练过的猎鹰到集市去做劝募性高空飞翔表演。父亲的死，使他不得不在中学毕业后中辍学业，转而经营自己家中的牧场。圣地亚哥·纳赛尔生性快乐和善，平易近人。

在他即将被害的那一天，母亲看到他穿着白衣服，以为他弄错了日期。“我提醒他今天是礼拜一，”她对我说。但是他向母亲解释，他穿礼服是为了如果遇到机会，他想吻一吻主教的戒指。她对此却毫无兴趣。



“主教不会下船的，”她对他说。“像往常一样，他为大家祝福以后就沿原路回去了。他讨厌这个镇子。”

圣地亚哥·纳赛尔知道，这话是真的，但是教堂金碧辉煌的场景对他产生了不可抗拒的魅力。“就像是电影院，”有一次他曾对我这样说。而他母亲则相反，在主教到来这件事上，她惟一关心的只是儿子不要淋着雨，因为她听到他睡觉时打过喷嚏。她劝他带上一把雨伞，但他摆摆手向她告别，走出了房门。这是她最后一次看到他。

厨娘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断言那天没有下雨，而且整个2月都没有下雨。“恰恰相反，”在厨娘去世前不久我去看她时，她告诉我说，“太阳火辣辣的，比8月份还厉害。”当圣地亚哥·纳赛尔走进厨房时，她正在宰杀三只兔子，准备午餐，几只狗喘着气围着她打转转。“他起床时没精打采的，看上去晚上没有睡好，”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毫无同情心地回忆说。她的女儿迪维娜·弗洛尔当时还是个豆蔻年华的少女。像